

JUN 28 1941

友吾

主編 顧頤
發行 友香社
北京和平門內
小部口三十號
電話(三四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日本南進政策之蘊測
日美不將果免一乎
我的事業的點轉
科學能否造人
志操盡我的們責任

每連一四七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發行

值此歐戰局勢沉悶，英軍進攻叙利亞未見重大發展之際，希特勒的外交新攻勢又表現於德土友好條約的簽定！希特勒的進攻方式是軍事與外交並重的；軍事方面的勝利為外交上打開一條新的道路，而外交上的成功又奠定下軍事進展的基礎。這種軍事與外交變管齊下，互為輔助的兼取政策使希特勒改變了法國的版圖，密捲了巴爾幹的全部，而於今日轉移其目光於近東的發展。

德土友好條約的內容雖然僅係規定兩國相互尊重領土完整，磋商日後有關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問題，而絲毫未涉及德軍假道土境或出入達達尼爾海峽的最關重要的問題，但據此條約而認為希特勒已開始其東進政策的外交工作，並非不合理之推測。至於德土友好條約的成立——尤其是兩國經濟關係的調整——為土耳其脫離英國的庇護而轉向於領袖陣營的明證，猶為問題中次要之一點。復次，所謂希特勒的東進政策即在攫取伊拉克與伊朗的石油，切斷英國通往遠東的路線。希特勒於開始行動前，必須通過土耳其，佔領伊拉克，巴勒士坦

德土友好條約與希特勒



→ 由阿富汗通往印度的開伯爾山峽。

以及埃及，然後橫過伊爾，而掌握印度東方門戶開伯爾山峽，向東直逼阿富汗——印度。這條遠征的路線在歷史上是亞歷山大成功的捷徑，也是希特勒進取小亞細亞和控制印度必經之路。在遠征的路線上，希特勒除用武力排除英國的抵抗以外，還要顧慮到對於蘇俄所可能的引起的反響。蘇俄為其自身利益打算，也許代替英國而阻止希特勒的東進。所以，今後德蘇勢力已形成密接的狀態，其發展與演變實為最堪注目之一點。

每冊售價一角五分

No. 55 30. 6. 21.

第一卷第五十五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代表澤方

日本南進政策之蠡測

君平

退職之日本海軍大將高橋，本其個人所見，對於日本南進政策問題，發為政論，寫成專集，為一南方共策「國講話」。本文為其專集之編寫，其中論及日荷與太平洋問題，以及歐戰對於美國在遠東行動之影響，雖屬代表其個見，亦頗有一讀之價值，藉此可知日本有識人士對於歐洲戰局及太平洋問題所持見解之一斑。

日本現在已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而專心一志於「大亞細亞洲穩定圈」的建設，據此，日本即可順應世界的新趨勢。然而建設大亞細亞洲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為中日事變解決的前途尚屬遙遠，而所謂共榮圈的建設足以解決中日事變為條件的。此外，在日本進行其囊括南海諸國，使其一併歸入共榮圈之道路中，還有英美從中作梗，而太平洋之戰禍將於何時爆發，正是未可逆料之事。

國內一些頑固派要求立即佔領荷屬東印度。他們說道：「你要力圖促使會談得到和平的解決，正如同無的放矢一樣，使荷印成為英美的傀儡；同時，如果再事徘徊躊躇，無異給與荷印以積極備戰的機會。」這話也許是對的。但是，一旦佔領荷印，作戰的目標就不僅僅是荷印一國了，而必定發展成一次大戰。當中日戰事方在進行之中，我們冒險再掀起另一個戰爭，而國庫與軍力的負擔必將愈形加重，這對於我們是否合算？

假使以上所考慮各點告訴我們說切勿急進行動，那末，我們目前將作何舉？我認為首應遵循的政策，就在於穩定既得的經濟利益。我們缺乏的原料，而美國對於輸日物品則加緊限制。從目前形勢看來，美國可以在任何時候實行完全封鎖對日輸出的重要物品。僅就打擊此種難關而言，我們目前必須以和平方法與荷印及其他國家成立特殊的商業關係。

假使進攻荷印可以在短時間內勝利，中日戰事也許可以迅速解決，但是，我們一旦捲入一個持久的戰爭裏，中日戰事也必紛擾不清。所幸者，日蘇訂立中立條約以後，我們對於北方的顧慮已經大為減輕。但是，國際間的關係是變幻莫測的，今日的朋友也許就是明日的仇敵，所以我們應該常常記住在心裏：祇有自身的力量纔是可靠的。

法取得原料。所以日本對南海區域甚欲保持其穩定，但英美兩國則在南海方面積極備戰。然而日本並不甘願自作首，訴諸武力。假如英美在南海方面繼續其挑戰態度，不論日本是否願意作戰，而戰禍或將爆發，似無疑義。因為日本屆時將引用三國同盟條約第三條的效力，而與英美兒諸戰場。同時，美國如參加歐戰，日本必定被迫與美國以兵我相見。

由這種觀點來說，日本應該盡力實現和平的企求，排除荷印方面對於日本所抱的疑懼態度，使英美明瞭日本真意所在，如此，日本可以獲得更多的石油及鋼鐵。假如日本不能保持溫和的態度，而企圖在日刃之下取得荷印的原料，荷印自不願其物質落入日本之手。但是，荷印當局如以敵意對待日本，有意曲解日本真意所在，日本即可向其挑戰。日本如缺乏此種堅定的決心，而任其搖搖不決，那種是愚昧無知。目前日本對荷印所採取的政策是以和平方

力的潛艇攻擊術，破壞英國護送船團；被擊沉的英國船隻為數甚多，據英德雙方所發表的損失數字而平均之，已被擊沉的總數為六百萬噸。從英國立場上說，海洋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英國船隻的減少也就是食糧與戰時物資的減少。當英國海上輸送力完全被破壞而失去效用時，英國的戰鬥力也將隨之告終，而德國即將攫取這個時機向英國本土直撲猛攻。所以，德國之侵入英國本土，用意不在在戰敗英國，而在對於已經戰敗的英國的心臟給與最後一擊。假設戰局發展到此種階段，美國將如何措

二日美果將不免一戰？

此篇為美國時事評論家浩舍爾(H. O. Hoopes)本其多年旅居於日本之經驗，對於日美兩國的前途以及在太平洋上的戰爭，發揮其個見及感想。文中所述各點，雖不免有偏激之處，然從此短文中，亦可窺測美國一般入對於日美戰爭之認識及其所持之見解。

假使你對着一個有知識的日本人問道：「你認為日美之間是否將要發生戰爭？」他一定說：「當然，同時，也就起了笑容。不久以前，凡消息靈通，而了解國內外情勢的日本人，都認為日美戰爭是不可能的。到了現在，他們却同口異聲的說，日美兩國衝突的機會是五十對五十的比例。」

日本人預見日美戰爭的可能是具有其重要的理由的。因為美國人最感煩惱，而且是最為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必須和日本作戰嗎？」由此，可以推知日本人士所要考慮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與美國作戰嗎？」

日本對美作戰的可能性並非完全基於日本與樞軸國所簽定之三國同盟條約。按照日本與德義的關係而言，美國與德義之間如果一旦發

生戰爭行為，日本本著三國同盟條約的義務，對美不免出於一戰。此點無庸多加解釋。但是，除去三國同盟條約以外，醞釀日美戰爭的最大因素，就是日本在過去十年間以及現在所採取的政策及其作為。在日本所採取的政策及其作為之下，美國在滿洲國的商業利益已無立足之地；白種人在亞細亞洲的商業利益的前途，也顯示着暗淡的色彩。同時，美國在亞洲大陸上所設立的學校，教堂，以及醫院都感到很大的壓迫。

更使日美兩國情感惡化的就是日本計劃攫取荷屬東印度，切斷美國得自該處的錫與橡皮的供給。日本代官人曾經確示日本進行大亞細亞洲的計劃，不顧美國的抗議。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亦曾表明美國將起而保護在遠東之權益

所以，美國為自身安全計，就在與英國合力戰敗德國；美國參戰的目的，也許就在於這一點。倘若美國正式參戰，德國立即對美攻擊，毫不猶豫。因此，我認為美國參戰對於戰局的範圍將無若何影響。如果美國艦隊駛入歐洲交戰區域，或將不免失敗，所以，在吾人之想像中美國參戰的最大效能不過派遣其驅逐艦隊而已。

最後，我認為美國對英之加強援助就是減少其參戰意向。果爾如此，日本也就無需援引三國同盟條約與美國以兵戎相見了。

· 毅 ·

所以，雙方之間的調解似乎是已經絕望了。日美兩國如發生戰爭，其在海面上的戰線將有五千英里長。日本陸軍可以嚴防海岸，坐守不動，而由海軍作攻防之戰。在這種情形下，日本海軍將作何種感想？

日本海軍的訓練與每年所舉行的海軍演習，注重於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和美國作戰。目前日美在太平洋上的實力如下：

軍艦種類	日	本	美	國
戰艦	十艘		十二艘	
巡洋艦	四四艘		三三艘	
航空母艦	六艘		四艘	

驅逐艦	一二六艘	一一三艘
潛水艦	六九艘	七二艘

日本海軍當局相信日美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將以小部分艦隊停泊於大西洋，擔任海上巡邏及護航工作，而主要艦隊派遣於太平洋。因之，日本海軍或將避免遠離本國海軍根據地，而採用嚴陣以待之戰略，其目的有三：第一，困敗美國艦隊；第二，節省燃料；第三，誘使美國艦隊深入遠東海洋在以上為根據地的空軍保護之下，日本海軍誘使美國艦隊遠離其根據地，因而完全摧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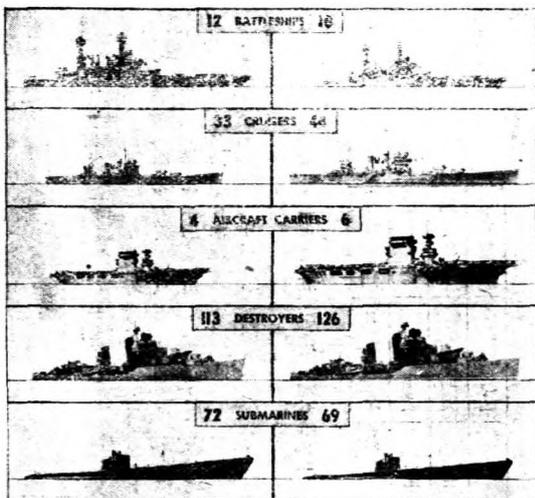
日本海軍之不欲與美國作戰，正與美艦隊避免與日本衝突是同樣的。因為日本寧願在其距離本國較近之範圍內，單獨實行其計劃——肅清亞洲東南部；佔取荷屬東印度。

日本所以尚未佔取荷屬東印度，尚未與美國作戰，而僅在其本國近處用兵的最大原因，是對蘇俄有所顧慮。蘇俄遠東軍在布魯錫爾將軍訓練之下，駐守於滿洲邊境，而牽制了五十萬的精銳部隊。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之簽定也恐難促使蘇俄軍移去。

從日美兩國的利益上說，戰爭必定破壞日美商業的交換。現在英日間的商業，大部已經斷絕，而美國是輸入日本商品的最大顧客，日美間商品的交換，各佔其出入額的三分之一。兩國間商品出入的總值，每年約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本對外輸出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生絲的出口，而以對美輸出為最多，約佔全部輸出額的百分之九十，價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由此言起，日美兩國的經濟關係，依然是互為輔助的。如果不幸而發生戰爭，兩國必定同時受到商業與經濟上的打擊。

總括起來說，日美兩國間的貿易，對於兩國的經濟既然是互利的，那末，日美之間為何什麼有戰爭的可能呢？因為當時特勤方在積極攻英之時，渴望日本轉移美國對歐洲事件的注意，而加緊其對日本之防備。日本於接受這種暗示之後，即以進取新嘉坡與荷屬東印度而威脅英美在遠東的立足點。所以以商業及經濟互助為礎基的日美唯一的和平途徑，即為南進企圖所阻斷了。日美兩國人士如能認清現實，從實際利益上為兩國着想，也許能阻止戰爭的爆發。



較比之力實軍海上洋平太國兩美日 ↑

青年思想行動的指導旬刊

新 動 向

第七期
已於本月十五日出版

目 次

- ◎卷首語◎
再論戰爭與和平
- ◎論 著◎
如何結束中國事變
和平建國首重復興文化
當前青年訓練之我見
- ◎國際問題◎
近東局勢之現階段
- ◎生活指導◎
青年的佔有慾與創造慾
避免出風頭磨練人格
新時代青年要怎樣作法
- ◎文 藝◎
戰地書
靈犀寄語
給見過一面的朋友
祖國

南京中央書報發行所總經銷
所址南京中山東路107號
新動向旬刊社發行
社址南京頤和路三號
每冊定價 國幣壹角



世界一週

· 數 ·

◆美國將取報復行動？

美國報紙對德潛艇擊沉美國郵船羅賓遜號頗多主張採取報復手段。Milwaukee Journal 於其社評中謂：一言蔽之，美國應肅清大西洋上之德國船隻。目前之海洋，已為現據行爲所威脅，美國具有充分理由以隨時擊沉德國潛艇及海面上活動之德艦。Boston Globe 日報亦認爲羅賓遜號之被擊沉純係海上之規行爲，並謂應付此種行爲之正當途徑即在施與同樣手段。Caldwell 日報以羅賓遜號之沉沒爲主題，舉行民意測驗之結果，百分之五十五主張美國探用軍艦護航制，百分之二十九則表示反對，餘者未加可否。關於援英問題之回答，百分之五十五表示與羅斯福總統意見一致，百分之三三則認爲羅斯福所行過分，餘者認爲羅斯福所行適得其中，並未過分。

◆「豐克」口中之歐洲經濟體制

德國經濟部長豐克於本月十二日在維也納所舉行之「歐洲學會」中，對歐洲經濟體制之將來發表如下意見：由於多數歐洲各國國庫之亦限已經消除，此後歐洲各國間之商業障礙亦完全消滅。後因運輸及交換技術之發展，全歐洲將融合於獨立之經濟單位中，任何外來打擊

適足以堅定歐洲各國之調合與統一。關於物物交換之通商方式，並非排除其他經濟體系不同之國家於不顧，而斷絕商業上之關係。反之，歐陸生活程度之普遍提高，將使商業輸入相對的增加。至於各國之經濟合作問題，應就極端之自給自給政策與極端之國際分工兩種方式中，採取折衷之辦法。

◆著作家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全集日文譯本已出版，行將普遍於日本讀者之羣。在開始發售以前，日方於本月十六日在東京舉行盛會，以資點綴。日外相松岡以書面向大會致詞，歷述其個人初次會見墨索里尼所得之印象，第一次歐戰後義大利國內之狀況，以及法西斯黨執政之經過。未謂義首相全集乃屬世界偉人著作之一，必須細心玩賞，深加嚼味。會畢，放映義首相生活情況及義大利國內突飛猛進之影片。

◆長跑新紀錄

阿根廷籍長跑家艾達拉以一小時三十分又三十三秒之世界新紀錄完成二十公里之長途賽，打破阿根廷籍夏巴拉所保持之一小時三十分又三十四秒之紀錄。

◆美國黑人之籲請

羅斯福總統根據美國黑人團體之聲請，要

求美國最近成立之生產部負責人員變更辦法，俾使黑人可在軍火製造工廠自由服務，與白種工人同等待遇，不因色種之關係而加以岐視。此種提議，或將引起白種工人之非難，但據各工廠之意見，黑色工人之技術並不低於白種工人，甚或較之更爲優良，且易於駕馭。

◆英國之秘密武器

據德國海通社自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所傳出之消息，英國陸軍期望於最近期內使用新發明之秘密武器。此種秘密武器之發明者爲二十四歲之英國劍橋大學某學生。據其個人所稱，此係一種「無形而致致命」之新武器。

◆美造船數量能否補償英國所失？

前英國造船部長柯羅斯最近於接見紐約新聞記者談稱：美國對英之最大援助即爲船隻之供給。本年度向美國造船數量預料可以超過二百萬噸，但此數量尚不足以補償英國在海上之損失量。故英國甚望本年度美國造船數量能够增至三百萬噸或四百萬噸。

◆維喜政府與猶太人

維喜政府近對猶太人頒布兩項法令，嚴加限制。父母，祖父母，以及曾祖均係猶太籍者，則不得爲銀行家，政治家，以及匯兌人經紀。據「猶太問題秘書總長」維拉第聲稱，猶太問題之最後解決，須俟至大戰完了之後。目前猶太人對於法國經濟體制及對外關係上，實有甚大之威脅。

書的拾頭

石士

「出版界沉寂已經許多年了。」這是居留北方關心文化的人所發生的共同感想。

事變後的第二年一切全都停頓。後來，雜誌拾頭了。兩年來的新出雜誌已經超過了五十種。這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我們儘可拋開「實」不提，就「量」上說已經可以喚起人們的注意；這個注意被喚起後，自然就該是優秀刊物的問題。「劣者敗，優者勝」，慢慢的健康的刊物會存留下去。

但是，書籍方面却有些不同了。三年以來，在書籍的出版上，是寥寥可數的不過十幾部書。一直到今年，才是書籍拾頭的時候。尤其是文藝方面的單行本已經不斷的出版，我們希望這是一個可喜現象的開頭。

這時候書籍的出版，說起來一點也並不奇怪，原該是自然的現象。是任何人都會感到的苦悶，同時，外地的新書來到的更稀少得很，一方面是由環境造成的求知慾，一方面是出版定期刊物的制限性，就有了書籍拾頭的現象。我們先說叢書，就已經很有不少。「沙漠叢書」像是一個出版的，所包括的方面相當廣闊。「輔仁文苑叢書」也印行了兩種。今年「藝生與生活」又有了出版創作文庫和文藝叢書的計劃。第一冊「泰山」已經出版了。另外，個人印行的還有燕京大學的兩本：汪玉琴的詩集「夸父」，秦佩芬的散文集「椰子集」。中華圖書社也有一本蕭艾的小說「落葉集」出版。四個月裏，至少十種文藝單行本的書呈給讀者了。

是，成爲「風氣」也就限來了危機，那就是爲應付風氣而產生的「粗製濫造」。我們得預防這一點潛伏的危機。不過目前可喜的是這風氣還只流行在文化界中，沒有形成一種商品的樣子。因爲書的出版者都是從事文化事業的人，不是以營利爲目的的「商」。而且，一般書商也看到這些新文藝書籍不會比武俠小說之類的作品銷傳得更好。

住別墅的一兩個一人

柴震夫 岳蓬譯

所以，一時也不見得會有全走上這條路的事實。這一點可以算是不足憂的。然而，在質上就不加以苛求。許多投合風氣的作品常足以阻礙作品的進步。我們固然需要掃蕩一切迎合讀家低級趣味的出版物，然而更不可忘記清理自己的陣容。唯有這樣才站得住腳，不會給對方以口實。也唯有這樣，書的拾頭是可喜的，是前途充滿希望的。

結婚不久的兩個人，在別墅地的車站的月台上走來走去的散着步。男人攬着女人的腰，那女人就緊靠了那男人，兩個人是幸福的。由一塊塊的小雲彩里，月亮看了這兩個人的蹙起眉來了。月亮一定也有些妬嫉他們，怨自己是寂寞而無人安慰的處女吧！絲毫不動的大氣，充滿了紫丁香花和野櫻花的濃香。在鐵道線路的那方，換雞在叫了……

(7)

教師，女家庭教師的後面又是個老太婆；都從這後面出來了。

「是我們啊！是我們啊！喂！」長者鬍子的紳士，緊捏着沙夏的手這樣說。「你們一定等我們好久了，因為我們老也不來，也許你們在說你叔叔的話吧！高爾亞，高斯加，泥拿，菲發……你看這些孩子們！和沙夏哥哥……吧！都到你這兒來了，這一聯隊都打算在這打擾你三四天哪！我想不至困難吧！怎樣，我可託你了！」

兩個人看見了他們的叔叔和那家，大吃了一驚。在自己的叔叔又說話又接吻的當中，沙夏忽然想起了這樣的光景——自己和妻子大概得給這些客人們三間屋子，枕頭和氈子也要給他們估去了。鱈魚和撒丁魚和肉湯一騰之間也要被他們吃光的。叔伯弟妹們也要摘花和弄到墨水瓶子的亂鬧吧！姨母自己也要成天的勞

……慎……言……說……

在第四十期裏，看到「由談話達到成功的方法」的一篇文章，使我連想到「慎言」這一個名詞。因為我們要知道，說話並不是一件有益無害的事。雖然它給了我們無窮的好處，但是它也有因而惹起禍殃的時候。

俗語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們從這句話裏面分析出來，就知道說話有害處是為大家所公認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禍殃都是說話惹起來的。總之，說話可以佔據禍殃中之一大部份。既然如此，那我們不能不說話嗎？哈哈！那句話只能在剛會說話的小孩兒口中說出來，如果像我們這些有點兒知識的學生們說出來，那可不是把人都要笑死了嗎。因為我們過的生活都是團體生活，怎麼能够不說話呢！如果要不說話，就得到深山裏去過那隱居的生活，可是我們得想一想，這是一件容易辦得到的事嗎！

叨自己的病（扁虫和心臟病）和自己是出於「福昂，芬其福」男爵夫人所出的門第的吧……

後來，沙夏用了厭惡的神情來看了他年青的太太，小聲說：

「那些東西是來看你的啊……真煩人！」
「那兒呀，是來親你的啊！」她看着臉討厭而又怨恨似的回答了。「那些人不是我的親戚，那不是您的親戚嗎？」
說完她轉向客人那面，飄浮着嬌氣的微笑說了聲：

「請吧！」

月亮從雲裏又現出來了。月亮好像在微笑。她自己好像因為沒有親戚而愉快的。然而沙夏爲了對客人隱藏可氣和絕望的臉色，往旁面望着，勉強的發出了歡喜而爲人很好似的聲音。「諸位！請吧！請吧！」

洪堯

那麼我們生在兩不可就的中間，不是要活的迫死了嗎？不，在我們的身旁，還有一個有用的救命圈，那是甚麼呢？嘿！那就是「慎言」。他的意義就是叫我們說話要小心，不要毫無忌憚任性而爲的去說，因爲前面說過說話有害處，但是他的原因是甚麼呢？因爲同我們說話的人不一定是一個保守秘密的人，而且所說的一定是一個極知己的朋友，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我們就得「慎言」。

說到不慎言所發生的害處，也不能說不驚人，範圍小的，可以有關於個人或家庭；範圍大的，就够累及社會與國家了。我們平時不甚注意的說話都能發生這種嚴重結果的可能，這當然不是我們所願的啊！
總而言之，最要緊的是大家不要無拘無束的胡說亂語，要把「慎言」兩個字時時刻刻記在我們的腦海裏。

一件幽默的故事

馬克吐溫的領帶

躊躇

美國近代最偉大的文學家，幽默家，和社會主義者馬克吐溫是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在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個幽靜的小鎮佛羅里達誕生的。他有幾種著作一向是美國中小學生最愛好的讀物，據說馬克吐溫在美國已經銷到一百五十萬部以上。赫克萊培來芬也銷到一百萬部以上。馬克吐溫的突種滑稽的著作，幾年來在蘇聯的一般社會，尤其是少年社會，也是大受歡迎。蘇聯的著名文學批評家迭那摩甫(Dramov)他引着蕭伯納的話道：「美國有兩個真正的天才貢獻於世界就是愛倫坡(E. Poe)和馬克吐溫。」他把愛倫坡比之於沒有星光的黑夜，把馬克吐溫比之於沒有片雲的夏晝。馬克吐溫是美國有名的幽默作家，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實在他不單有幽默奇拔之才，而且他自身的性格中也含着很多幽默性。他生前的鄰居是著「黑奴餓天錄」的「斯托夫」夫人，馬克吐溫常常到「斯托夫」夫人家裏去談天。有一天當他從斯托夫夫人家裏談天回來，他的太太看見他的樣子驚問道：「啊，你到斯托夫夫人家裏去領帶也不繫的麼？」唔，你到斯托夫夫人家裏見了你，不要說話，領帶也忘記了繫麼？」馬克吐溫答道：「不是沒有繫麼？斯托夫夫人見了你，不要說話，領帶也忘記了繫麼？」但馬克吐溫的太太總覺得有點不好過，於是馬克吐溫寫了一封信給斯托夫夫人，並且封入領帶一條，信是這樣：「茲送上領帶一條；務請看看，我今晨在魯康談話約三十分鐘。因此即使是討厭也請忍耐的在三十分鐘間看看這條領帶。看過後尚祈早賜還。因除此領帶外，尚未備有另一領帶也。此致
斯托夫夫人 馬克吐溫上」

生活記述

二十三年教育的追憶

白雪

兒時的母教

五六歲的時候，母親開始教我讀字號(即方塊字號)。我很自負，以為像這樣一本小書還值得讀；它所包括的字也絕不超過兩千多字的圈子去，及至一念才覺出眼高手低來了，頂熟的字總會念不上來，因為那不像字號上有圖可以參考，但母親是不厭教的。她大聲念一句，然後叫我也那樣念。起初我是不肯那樣作的，但經過她的勸解後，我也明諳起來了，全課讀完，母親把書合上，催我背誦，我也總是先叫母親背過我才背的。

半年的工夫第一、第二兩册國語都能背誦了，七歲的下半部，日日作着溫習的工作，每天早晚兩次，母親收拾了飯具後，便把那兩本圖文並茂的小書攤在坑桌上，然後相向而坐，把兩本書逐課由頭背到尾，在遠遠聽去實在分不出這條由志誠打出來的母子合音。

小學時代

八歲的時候正式入小學了，於是便開始了我的學生生活。

家的南面有一個大積水坑，坑旁邊被壘起幾十畝土地來，我的學校便建築在那上面，由於它的地址，你便可以猜到它的建築是如何的簡陋，歷史是多麼短小了。

晨光熹微的時候，小城市裏泛起了輕微的市聲，街道上三五行人。母親正拉了我的手，送我上學去，走到那木板條釘成的校門時母親總是說：

「去吧！寶寶。好好念書，聽先生的話，和同學的要好，不要打架，晌午來接你。」我便遲遲的走入校門，若受無限之苦似的。上了幾天課以後，使我小小的心靈對這種懷已久的快樂園地發生了疑問：為什麼把孩子們都拘束得要死呢？看，站排，敬禮，端書，都是一絲不能動的。放學的時候也要魚貫而行，不到家門口是不能排班的，為什麼不把學生送到監獄去？老師們也不像母親那樣慈愛溫柔，讀書的樣子也太粗暴，他們不知講幾講，只是以威嚇來折騰孩子。在我這受憐愛溫柔的孩子那能忍受許多呢？記得一次一個近隣的孩子因為回書時失笑，被老師跪以老拳，我曾偷偷的斜視這幕悲劇，它使我心頭，許多孩子的臉都被嚇白了。

母親的秘密

由打親朋們的口中，我知道母親是沒受過教育的人，但母親為什麼能教我識字。尤其是在我入小學之後，時常被功課惹得哭泣，若不是母親日夜助我，我大概早被淘汰了。有病的時候不能上學，母親便替我到學校去打聽功課的進行。在我病好後又帶我補習，奇怪的是算學，自然等，母親也能替我講解，甚麼緣故呢？母親從前不會寫阿拉伯字碼嗎？

九歲的時候命運的遺跡判定我是罪人。同年十月，母親臥病不起。臘月七日夜，父親把我和兩個妹妹由睡夢中叫醒。

「起來，孩子！趕快見一見母親吧！」由於父親的深陷眼腫，我們知道悲運到了。

母親是待人最和善的人，所以不幸在她壯年凄慘的臨危前，病室內站滿了嗚咽的人。當父親把我們領進來的時候，母親的垂危的病體正躺在一位舅媽的懷裏，父親走過去說：

「你願看一看你的孩子嗎？」

母親無力的點一點頭。

父親把小妹妹放在她懷裏，小妹妹便去摸她的乳，因為小妹妹才四歲。母親沒有睜眼，作着囁語說：

「這是誰？跑到我懷裏來吃奶？」

父親再把大妹妹叫到她床前，大家叫她認，她妹妹的頭說：

「啊，傻孩子，我沒有那麼大夢想，我要你趕上哥哥便够了，看你哥哥多聽話？沒讓我操過心。」

「哼！哥哥……」我不服氣的說。

母親把第一摺字號解開了，一共二十五張，都放在一隻老山人的盒子裏。她由裏面抽出第一張來，正面畫着一橫，背面印着一個大圓點，母親叫我念「一」。那便是我一生裏學會的第一個文字。接着母親拿出第二張來，背面有兩個圓點，我不等她開口，便念「二」，同理；三個圓點，「三」，十個圓點，「十」。母親喜歡得說不上話來，於是又念「上」「下」等字號也解開了，仍然記得很快，於是第三摺，第四摺……逐漸加上去，直至加滿了兩個老山人的盒子，兩千多個讀書的基礎，也深入到我

「四兒，這是四兒。(小妹妹的名子)」
最後我站到她面前，她猛然睜開病成血一
般的雙眼，當時嚇得我心驚。

「這是文兒，我的兒子，正月生人，頭上
有三個旋兒！」她的喉間發嘶，目視，頭
無力的垂下去。

「快，快把孩子帶出去！要不好。」一個
婦人的驚叫。

一陣慌亂後，病室裏傳出哭聲。再進到屋
中的時候，不見了我的母親，人們圍着一具換
好冥衣的屍體。我忘記哭成什麼樣子了。

由於大家的述談，證明我便是累死母親的
孩子。

◆難償的愛債

母親本來不識幾個字，爲了教我讀書，她
實在下了許多苦心。在我沒記事以前，母親便
向父親或八十歲的曾祖學識字了，在我記事
的時候，母親已然能寫簡單的賬目，所以能够教
我認字號，當我入小學以後，父親便流落到外
省了，年高德劭的曾祖父業已故去。這時沒有
誰再能幫助母親增加學識，母親教導我便感到
困難了。時常爲了一道算題，一篇聯字弄得母
子二人半夜不得睡，因爲我怕先生那一付鐵青
的面孔，更怕那長條的木板，母親帶着工作後
疲乏的身子陪着我爲難，直至孤燈下集滿蠅兒
，蟻兒，四隻眼睛都紅腫的時候，母親便說：
「睡去吧！孩子，都是這混飯吃的先生，
明天我去見他，他不敢打你的。」

哥哥大我九歲，那時在中學讀書，每逢星
期六回到家裏來住，但他有一種古怪的脾氣，
只要他端起書本來來，天坍下來他也不逃的，
所以他對我的讀書很少幫助。如果再求他給講
書真比請旨還難，母親沒辦法，便等我入睡後
，拿了我的書逼着他給母親講，於是在一個短
短的夜晚，母親要記熟我一個禮拜的課程，母
親的這種熱心，在她的生前我是茫然的，現在

我知道了，但教我如何去感激母親呢？每當我
聽到別人那一句話，我的心要顫抖不止。

◆黃金時代

母親故後，父親由外省趕回來督催我念
書，不久又娶了一位媽媽，她待我們很好，但
想起母親來總是時常哭泣，悲哀之我的性格大變
重，唉！對於功課我也由追求而放任了！
爲了初次被幸福擺脫開，對於小小的生命
之燈感到黑暗。一切的一切都感到欺騙，恐懼
，絕望或厭倦，由是先生的可憎的面孔，成
績一日不如一日，爲了避免父親的責罵和先生
的鞭打，我曾逃過學，送我的人送到校門，我
便打後門走了，一直逃出城，在荒涼的野地上
，哭喊着愛我的媽媽，夜間到別家裏去睡。

一提起鞭打又引起我昔日的隱痛，除了鞭
打便沒有好的教授法嗎？爲什麼把孩子當犯人
一般鞭打？不，犯人也不可以鞭打的；甚至連
牛馬都不能鞭打的，鞭打便是代表野蠻。

初小第七册那季考試結果，背榜第四名是
我的名字，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恥辱。

這時天坍下來都不逃的哥哥也來管閒事了
，他對我的補救意見是太大的降級，改換最好的
的學校，於是我在無意識下，轉入全埠最佳的
第二小學，同時降考一年，所以算到現在止，
我的中小學生活該是十三年。

經過這一番打擊和教訓，我醒悟了，我要
努力，我要對母親爭光。再加上環境又好，功
課又淺近，我爲什麼不自強呢？果然，第一年
便躍爲優等，後來我更精心探討，對於過去引
以爲難的國語，算學兩門，又下了特殊的工夫
，這才發覺我的腦筋是聰明的，過去只是不用
罷了！於是這兩項短處一變而爲長處了，初小
畢業那一年，真是黃金時代，燦爛已極，七十
餘張文憑上，只有我高標着第一名，當我領到

那張紙的時候，便想起幾年前在榜尾第四名我
到自己名字的情形，不禁落下幾滴喜歡的熱淚
，在睡夢中我還說「媽！我考第一啦！」

在高的兩年更可追戀，每次考試全是前
三名，到畢業一直沒有繳過學費，隨着品行亦
有進展，男女同學皆願選我作班長，身體發育
，體力日增，爲全校體育幹事。國文堂被先生
指定爲研究員，負責全班討論。總之，一切皆
與過去成一對比，但我從來不敢自傲，我一日
未曾忘掉母親，於是在圓滿裏結束了我的小學
生活。

希望永存

塔列斯(Tars)是希臘的哲學家。他
生于紀元前六世紀。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對於每一個問題他都給與了最適切的回
答。

某時有人曾向他問道：

「最大的是什麼呢？」

「空間。」塔列斯立刻回答道：「因爲
他容得下一切東西。」

「最快的是什麼呢？」

「思想，因爲在愛眼間牠跑過了全世
界。」

「最容易的是什麼呢？」

「給與他人的安慰。」

「最艱難的是什麼呢？」

「認識自己。」

「最聰明的是什麼呢？」

「時間，因爲牠能教授各種事情，並
且能實現各種事情。」

「最堅強的是什麼呢？」

「需要，因爲牠能突破一切阻礙。」

「永存的是什麼呢？」

「希望，因爲即使人們失掉各種東西
，希望却仍在他那裏。」(朽木)

友吾



香檳酒

滿場飛

吳·越·

在夏天，尤其是在晚上，人們都要我個甜蜜的歸處！

米四爺，柴二爺，蔣五爺，尤八爺，由飯莊內飽載而歸，一個個醉薰薰地；笑着，說着

「喂！四爺！老六那裏還去嗎？」

「別提了，他媽的，我那一點待錯難，天生……」

米四爺半驢剛發了一半，讓尤八爺給截了回去：

「好啦！好啦！咱們那去？」

「上舞場！」

蔣五爺說話乾脆，不要轉灣！

於是大家默認了，一窩蜂似的，被汽車拉到舞場來！

進了頭道庭門，拐了個灣，來到舞池……

「才來您！米四爺，蔣五爺……」

僕役一面拉開椅子，一面又要獻着殷勤，嘴像畫眉似的，一連氣應酬完了四位爺！

「來點什麼？您……」

「來瓶啤酒！」

「來個冷咖啡！」

「是……是！」

音樂響了起來，四位爺喝着，聊着，他們倒不是欣賞音樂，乃各人心裏有各人的意思！

「來呀！僕役！買二十元票子來！」

蔣五爺一眼看見那坐在台前，蛇樣的女人

，直向他飛眼，渾身蘇蘇地，像鴉了雲！

「喂！二爺！」

尤八爺向柴二爺撒了撒嘴。

「給我買三十元票子！」

米四爺心中也有所動！

四個人，有一對有了情人，當然那兩個也不能閉着！

「來啦！五十！」

「……六十……」

僕役來回的跑着，越顯得舞廳緊湊！熱鬧

着，互相的撲來撲去，互相的擠眉弄眼，

直跳到胖子蔣五爺，汗濕透了內衣，才相伴着

那蛇樣的女人，回到臺子來！

「香檳！香檳！」

「……白沫流了一地，快活地，滿意地呻吟

着。

尤看了看米，米又望了望柴，會意地，一同來到臺子邊，得意地吐了蔣五爺一眼！

「香檳……」

「……」

接着……

張爺喜愛京腔大戲，經三禿子介紹加入了

「××票房」。以後，更是入迷，真是戲不離口

。近些日子，無論在什麼時候遇着張爺，總會

聽到他嘴裏哼着，什麼「西皮三簧」的。有時

在大街上，看他一手提着大褂的前襟，嘴裏念

着「傢伙點」，腳底下走起台步來。

有那麼一天，剛吃過晚飯吧，張爺纔滿月

的小子，騎在炕上直不住的哭，張奶奶正在

堂屋洗盆兒碗兒，聽着孩子哭，心裏疼的慌，

回過頭去，向裏間屋的張爺說：

「你抱抱孩子，成天窮哼哼，算那一道

。」

張爺沒答言，隨聲抱起小孩子，在地下擱

着。忽然靈機一動；想起前天在票房新說的

「長板坡」的「趙雲」懷裏抱着的正似「阿斗」。

對！熱熱身！張爺心裏想着，隨手把插在瓶

子裏的擲子抽出來，當作「趙雲」用的那桿「亮

銀鎗」，嘴裏響起「傢伙點」，轉身來了個「築

泥」，只聽得叫一聲「阿斗」摔在鋪磚的地上。

張爺一個「亮相」呆在那裏；「傢伙點」也停

了，嘴半張着，兩隻眼睛直直的瞪住，摔在地

下的「阿斗」右手還緊攥着那替代「亮銀鎗」的擲

子桿。

張奶奶大踏步，奔向裏間屋來，不願摔在

地上的「阿斗」舉起水淋漓的一隻濕手，向着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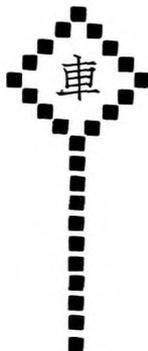
爺披頭帶臉的，就是一掌，打得張爺一怔。

小小子的魂靈兒，躲在屋角，看着他倆的

串演。

摔子記

無·奇·



王瑛

一輛破舊的舊蓬大車，頂着夕陽金黃的光輝，在單調沉悶的輪聲裏顛撲着，軋過枯旱了的廣闊荒原。趕車的跨在內轆車轅上，耷了支「大小孩」舒意的噴着嬌娜的煙霧，煙霧被輕微的碎風衝散了，露出那貪婪的眼睛上掛着的笑絲；他把大鞭橫放在腿上，看着遮在疎林後面的渺遠村莊。

「老陳！快點吧！今晚趕到破廟。」橫肉漢子坐在外轆的車轅上，茫然的望着空闊的前面。他沒言語把煙頭擲在路旁，從腿上升起大鞭來，抽了個嘹亮的響花，八隻蹄子一堤塔堤「特」的快了；輪聲也沉重起來；踏起的沙土在車尾騰起一陣黃霧，遮沒了車跡。

「三個三，四個二，一千七百大洋呀！」他斜着眼睛指那綠色的藍布車帶。老陳笑了，露出沾滿黃土的板牙，他看着天，天藍得像塊厚敦敦的玻璃，黃板牙更突出嘴脣了，十分有把握的也拍了橫肉漢子一下：「再半月不下雨，咱倆就發了！老釘！」橫肉漢子姓鐵，叫做老釘，還是爲了「好鐵不趁釘，好漢不當兵」的俗語。

「秋胡打馬……奔……家鄉……」老釘像驢叫似的嚷起來，一直聲音沒落到荒原的沉靜裏。車帶子掀開了，探出兩個女人的腦袋，她們都慘白着臉，呆滯着眼睛。『媽的，進去！』老釘瞪着眼，在額上暴起一兩道青筋。兩個腦袋立刻鑽進去了，老釘抽着一支煙

捲，母狗眼眯成兩道線。

車輪在荒原沙土的道道上，軋着沉悶的伊呀調子，車道是一色的延展到看不見的遠方。沒有葱綠的草葉，沒有雜沓的足跡；五月中旬的麥子，還在龜裂的田地裏，豎着可憐的禾苗。葡萄河的河底也軋上車輛的痕印，誰會相信去年水災時牠是滿溢着奔濤駭浪呢！西透天，又是紅煉得火燒雲，渲染了雲縷的焰苗，炙焦農人盼雨的心。車內又一個女人往外看了看，就落落的嘆息了。

「要命的天爺！」縮回頭去的少婦，把肩毛堆成小丘，青瘦臉更顯得憔悴了。不過在那兩隻眼睛裏還閃出往昔的美麗。『咱上那去？』一個小女孩遞過滿了汗珠的臉問：『咱？』被地坐着腰的少婦接過去：『咱賣給人家了！』

夜闌

趙寶煦

是誰不經意把紙窗碰壞，這時有夜風輕輕從破孔處溜進屋來——也溜進料峭的春寒。

案頭小桃無言地落，懶意訴說一句悲苦，也懶意丟一聲輕柔的太息。（爲誰開，爲誰落，她都不懂；生命這玩藝兒原是個難解的謎。）燈光跳過古老的花綉，爲全室染遍幽黃；也在潮濕的牆壁上描繪出一張無眠的身影。

任早甦的不知名小虫，匆匆忙忙在古舊的書頁上來回爬行。（古舊的書頁裏描述着古舊的故事。）但那笨拙的字體捉不住我貪婪的眼光，於是我希望全室每一個陰暗的角落，希冀尋找到一絲溫暖，一朵笑靨。一直等到我明白了這是妄想，我才發覺這小屋，這狹隘的小屋關起了我，也關起了陰冷潮濕和灰暗的恐怖——除去渲染更深的幽黃，那微弱的燈光原漂白了這陰暗的四壁。

沒有一聲音箱，一切都安靜了，安靜在夜的臂灣裏。有的也許正爲着一個離奇的夢幻，浪費他底歡樂與悲愁；但一定也有不眠的眸子，正蹬着黑暗，在期待晨曦。

豪蕩的滴打，伴我每一次心跳。浴着春寒，傾聽破窗紙簌簌地抖。靜候着灰暗的恐怖，偷爬過夜闌。

她的眼睛變呆了，忽然不着邊際的懼厭上她的稚小心靈，撒嬌的哭了。『你媽的！再哭！都給你們蒙上眼！』隨着粗暴的嚷罵，撩開帘子塞進一張橫肉臉。小女孩不敢哭了，十四隻秀麗的眼睛都搭拉下去，他醜怪似的笑了笑，擰了那穿白衫的一下嘴巴。

『我們要不買你，你們等着讓樹皮啞死。』他把腦袋縮出去嚷着，看着太陽落進紅煉的雲谷了，又催促着老陳。

接着一串鞭子響，車軋的更利害了。『老陳！』他斜着淫變的眼光說：『我得先嚐個鮮！到了破廟那穿白褂子的閨女得歸我！』

『隨你便！我不擇什麼味道。』他們倆都笑了，吃吃的撕破輪聲的沉悶。暮色淡淡的散開，在單調的蹄聲裏漸漸變成濃厚的烏茫，遮住樹林，遮住村莊；遮住遙遠的路途。老陳向前望了望，看不見破廟的影子，粗野的咕噥着『得兒……鏈鏈……』接着是響亮上旋起悄悄的回音，而這回音雜在沉悶的車輪碾踏聲裏，漸漸沒落到無邊的暮暗了。



「將牠寫下來！若是留在你腦中，

那總是沒有東西，要把它寫下來。」

我的事業的轉點

克羅寧著
照東譯

我現在三十三歲，是倫敦西部的一個醫生。我幸運的進入了幾個難於加入的威爾斯爾業機關去做事；這是在分期計劃中，從一位可愛的老家庭醫師，在我們第一次會見的時候，他聽見了我的裂了口的皮鞋，和磨破了袖口，因而信託給我的。

我以為我不是一個壞醫生。我的病人們好像都喜歡我——不但是居住在離公園近的那些瀟灑的老貴婦們喜歡我，因為我對待她們沒有什麼錯，而且因為我診病時的態度和氣，而對於給我的報酬都很滿意；就是趕車的，門房和在馬房及拜斯瓦特後街住着的鬍兒們，他們什麼也不給，並且常同他們鬧不合適，可是他們也喜歡我。

此外尚有一點事情：雖是我做我的職務中的每一件事，像讀醫學雜誌，出席科學的集會，甚至於我時間去研究院的證書……。我對自己仍是不怎麼確信。我對於任何一件事不能持久。我會不斷的有過要離開研究皮膚科，耳科，足科等等的念頭，可是都放棄了。當我整天整夜的去工作的時候，我實在是缺少耐性和恒心。

有一天，我關了不消化的病。我反對我妻子的請求，經過幾個星期以後，我終至漫不經意的去向一位同事請教。我希望要一瓶總和約會朋友打一下撲克牌；但我所得的却是我的生命的恐怖：我需要在鄉間藉牛乳作食品，保

養六個月。因為我得了胃病。

經過一再的爭論之後，我被放逐的地方是選定了，在蘇格蘭山地，一處近塔爾貝特村的一家小農舍。試想在聳入雲際的羣山中，烟雨迷漫的湖上，有一所孤立而粉飾的山莊；在山莊前面的場園上，有一羣好像教堂中的長老似的牛，莊嚴的吃着蘆葦，那就是費爾農園。再想想像有一個穿着城市服裝的疲憊不堪的異鄉人，他的腹中疼痛着，在他的衣箱中帶着一盒蛋白質的藥粉，來到這裏。那就是我。

沒有什麼事情再比強迫一個好活動的人閉散是難受的了。在費爾農園住上一星期，就使我寂寞極了。不許我做一切努力的事；我只可喂一喂小雞和學着叫那些不馴服的牲畜的名字，而去接近他們。我失望的希望找點工作做，我忽然間有了一個念頭。在我的思想的後面，有一個多少年我遊移不決的幻想，就是或許能寫一點東西罷；實在的，常常我不在意的時候，我對我的妻子吐露過：「你知道，若是我能得暇，我相信我能寫一本小说。」在這個當兒，她就要一面手不停針的織着，而面頰悅色的細語道：「親愛的，你要寫嗎？」然後她就用話頭岔開，又引我重談到「約翰尼·斯密塞」的喘息和咳嗽上去。

當時我站在那這無人烟的山地的湖畔，用自己申明的態度，提高了聲調說：「老天！這是我的機會。不管有沒有胃病，我要寫一本小说。」

說。」沒有等到我改變我的念頭之前，我就到村中，買了兩打一磅士一本的紙本。在樓上我的清靜而簡潔的臥室中，有一張刷淨了的桌了，和一把硬板的椅子上，第二天早晨，我自己坐在這把椅子上，面對着桌上的一本新打開的紙本，慢慢的覺察出來，上邊並沒有糾纏不清的拉丁藥方字樣。當我拿起筆來，望着窗外的時候，我想到我生來就沒有寫過一段有含義的句子。那真是使我氣餒的念頭。可是那沒有關係。我要寫。……三小時以後，農主的妻子「安高斯」太太招呼我去午飯。紙上却仍然是空白的。

當我下樓去吃牛奶和糖果——在塔爾貝特的人管牠叫「奶皮」——我覺得我像一個傻子。我覺得我像作家「道第特」的傑克中的那個不幸的詩人一樣；他的那篇不朽的傑作，在那句「在一個遼遠的斐瑞尼斯的山谷中……」開端以後，就總沒有繼續下去。我比較嚴肅的回想起來，我的老校長對我的深刻的忠告。「將牠寫下來！」他曾說：「若是留在你的腦中，那總是沒有東西。要把它寫下來。」所以在午飯後，我上了樓，就開始把牠寫下來。

以後三個月中的煩悶苦惱，最好是不寫了。在我的腦中，很清楚的有我所要寫的文章！一個人的自我主義和痛苦自傲的悲慘的記錄。我連書的名字都有了。但是除了這種拙陋的基礎之外，可憐我是毫無準備。我對於寫文章的技巧是沒有的，對於筆調和格式也沒有知識。我就沒有看過一部辭典。在簡單的叙述上卻使我作難。我費幾點鐘的工夫去查一個詞義。我改了又改，直到那一頁紙看去像一個蜘蛛網，然後我把牠撕碎了，再重新寫。

可是我再一開始，一切的東西又糾纏起我來。可是我的書上的人物，却成了形，他們對我說話，笑，哭，招惹我。當午夜的時候，若是忽然有了一個意思，我就要起牀，點上一支蠟燭，臥在地板上，直等到把牠寫在紙上。

我的思想整個的致我寫作的事情佔據了。在一開始的時候，我的程度是每天很吃力的寫出八百左右字，到了第二個月底，我很快的每天就能完成兩千字。

當我完成了一半的時候，突然間發生一件不能避免的事。一個突如其來的煩惱情緒，像一塊崩潰下來的泥土似的向我打來。我對我自己說：「我為什麼教這種我毫不明了的事情來麻煩自己呢？牠有什麼用處呢？我應當休息……保存，不要妄用我的精力在幻想處呢？我應當寄到的已打清了的稿子，我把第一章讀了一遍。我驚呆了。我生來總沒有見過這樣的廢話，沒有人要讀牠的。最後我想我許是精神錯亂了，一切我所慮的東西，我從未寫過的，是一些白費力而純粹沒有用處的東西。我決定將全部工作放棄。於是我粗暴而忿恨的，捆起文稿走出去，順手把牠扔在了垃圾箱裏。

當我從頹敗中，得到悲忿的快意時，就在細雨濛濛中出去散步。到湖畔的半途，我到了老農夫「安高斯」那裏，他正在辛苦的掘一塊泥濘而野草叢生的園地。當我走近的時候，他有一點驚訝的神氣望我。他知道我所做的事告訴了他以後，他他被雨淋濕了的臉，慢慢的改了顏色。在掛着沙泥眉毛下的藍眼睛，用一種失望和奇異而蔑視神情望着我。他是一位寡言的人，好久他纔開口，他的話是玄妙的。

「大夫，無疑的你是對的，我是錯的。」他用力的看着我。「我的父親曾成天的掘過這塊土地，可是牠未能將牠開成牧地；而我又成天的掘著牠，我也沒有能將牠拓成牧地。但是能否掘成牧地？」他把腳着實的壓在他的鐵錘上，「我不管，我只是掘下去；因為我的父親會知道，而我也知道，若是掘到了時候，這裏就能變成一片牧場的。」

我省悟了。我看見他那頑強的工作着的身軀，發生了一種光明的忿恨和憎惡。我氣忿，因為他有所沒有的，一種堅決不滅的火花，用到了人生最簡單而最乾燥的義務上。這時突然間，我的微末的難境，擴大，變形一直成爲一切人類行爲上的試金石——安逸的退落下去，或是

不管報酬的向前努力挺進。

我一步一步的踏回農舍，雨淋着，羞愧，忿恨，又從灰箱中拾起那濕透了的紙摺，拿到廚房中的爐上烤乾了牠。之後，我把牠攤在桌子上，再用一股發狂的勁，拚命的寫下去。在奔向目的苦幹過程中，我忘記了自己。我不能失敗，我不容失敗的念頭侵入。我寫得更努力。感覺——寫心是令人難於置信的。我信實的話，我創作了一本書。牠好，壞，或不劣亦不佳，我是全不管的。

我用了一個簡單的方法，選了一家書店出版，我閉上了眼睛，用一根針向目錄上刺了一家書店。然後就將牠寄去，我立刻也把牠忘在腦後。

後來，我漸漸的恢復了健康，我對開散的生活有點發煩。我願意回到工作上去。最後，我回去的日子到了。我繞村子同這些村中的朋友們話別，當我走進郵政局的時候，局長遞給我一張電報——一份由出版的書店拍來的緊急電報。一句話也沒有說，我拿着電報就一直去給「約翰·安高斯」看。

我扔掉的那本小說，已經被讀書會選上了，又將牠改編成劇本，編了號，譯成十九國文字，又由好萊塢買去。到今天已經售出約三百萬部。這根本改變了我的生活，超出我夢想之外，這一切全是由於當時的那種堅忍的賜予。我慶幸的回憶着，在那種徘徊中，沒有一線光明來支持我們；到黑暗和失望去的門戶是大開着，關閉這種門戶的方法，就是把握住自己所正在做着的工作，不論這個工作是怎樣的，不關重要，就是要做下去……而且要幹完牠！

「洛歐拉」的「愛哥納第斯」有一次正同他的同學玩球，有一個人忽然間而又相當嚴肅的問道，假若一個人知道他在二十分鐘之內要死亡，他該作什麼呢？大家都認爲他們應該趕快跑到教堂中去祈禱；唯獨愛哥納第斯說：「我要玩完了這一場。」

一切事業成就的力量，像愛哥納第斯和我的老蘇格蘭農夫所知道的，就是戰勝自己。凡知道這種勝利的人，永不會知道失敗。

樓上 幽雅 清潔 涼爽

榮華齋

西點 各式 洋酒 名貴

北京——安東市場——樓下

老電話號東(五)三四四四 · 北電話號東(五)〇〇六三



科學的進步

下去，終於可以造出一個人工的活人。科學家也自然的進化一樣，是逐步完成的。最有趣味的是科學家能同時規定人的運命，以及人類將來的進化。

不錯，這是一個絕大的妄想。但讓我們對於現在已經發生的事情來考察一下。

人們早就知道由動物身上提出的藥品可以治人的疾病。荷爾蒙的科學應用雖然直到一九〇〇年纔被確定，但古代的人們却都知道由動物器官中提出的藥品可以治某些疾病。固然用動物的各種器官來治病往往是荒謬的，但有時也有正確的理由。在內分泌的範圍內，動物的器官可以用來代替人的器官，就是因為一切哺乳動物的荷爾蒙都相同而且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可以用來互相替換。

婦女卵巢分泌減少（在中年婦女中最高普遍），可以服用牛羊卵巢的製劑來補救。假使牛羊的荷爾蒙與人體中的不同，那麼這種代替的方法怎麼會有用呢？動物甲狀腺的提出物可以治療甲狀腺缺乏症，雖然如今在實驗室裏也能製備甲狀腺素。最顯著的是以胰腺素治療糖尿病。糖尿病的發生是由於胰腺素分泌的原故。由人體取得胰腺素是不可能的，但動物的胰腺素對人體也一樣適宜。因此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不斷地注射胰腺素就可保持活命。

當然有人可以反駁說，利用動物的產物並非就是創造生命，而且與吃肉也並無多大差別。誠然，利用這類物體並不能解決創造生命問題，因為這類物體簡單，動物身體中的化學品與在化學實驗室中所做成的一樣。不過胰腺素却比化學實驗室裏所製的任何化學品更為複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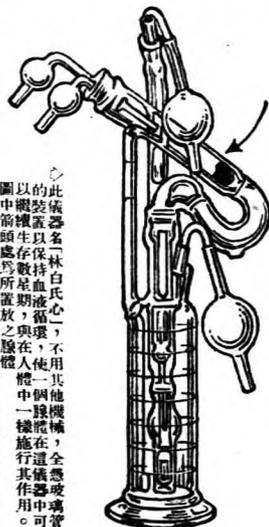
但這一一切引入了以下這樣的階段：由利用動物的分泌物進而至直接利用動物的器官。弗若諾夫曾將猴子的各種腺體移植在人體中而得到成功。這種移植後的腺體都能發揮其作用。這樣看起來，不但分泌物都是相同的，而且

器官本身在移植後也能有同樣的功用。

卡萊博士和林白上校不久前發明一種機械嘴筒，將動物的器官放在這嘴筒中可以保持長久的時期，等到施行手術將其移植在另一個身體中。小片的骨頭，短小的神經都可以移植於另一身體。眼珠有病可以換旁人的眼珠（多半是動那已經定罪的犯人犧牲他的眼睛或身體其他的部份）。有了卡萊和林白的機械，這種移植手術變得簡便，可見替換大的器官，如肝，脾，或腎。再往後也許可以換心，或甚至於換腦子。

整個的器官逐一替換，直至身體的全部無一不換過，豈不是完全換了一個新人？譬如一輛汽車，先換乾盤，其次換輪子，每次換一件東西，直到後來沒有一件是原來車上的東西，這輛車就成了完全的新車。這就等於製造一輛新車。同樣連續地替換人體的各部份，結果就等於創造一個新人。

雖然這樣還不能算是由無生物創造生命，但在這方面也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例如幾年前以前傑克羅伯證明有些動物無帶雌性種子也能生產。沒有雌性種子的雞卵以搖動的方法，



此儀器名曰白氏心，不用其他機械，全靠玻璃管的裝置以保持血液循環，使一個體在儀器中可繼續生存數星期，與人體中同樣施行其作用。

或用電氣震盪，或浸於化學藥液中即能孵化。這種方法現在已經應用於家兔。還在創造生命上已經得到了一半的成功。

據推想人或能繼續造成一些分子，比向來所造的更大。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在這方面的努力。人已經能夠造成一些較大的分子，開始有生命的性質了。美國羅氏醫學研究會（斯坦萊，諾斯羅布，和衛考夫三位博士首先造成有生命的大分子。將疫苗分子製成結晶體。這種疫苗就叫做「活的分子」。

現在科學已經達到創造生命的初步。將來的生物也許就是一把炭，水，經放在一起，再加上些硫，磷，酒上一些鈣，甲種維他命，乙種維他命。然後加熱，攪勻，放在模子裏，逐漸冷卻就成功了。

我們現在幾乎能够由無生物中製造初步的有生物體，那麼由這小部份的有生物體我們就可以製造各種器官。湊合這些器官我們就可以任意製出各種樣子的生物。我們甚至於可以製出世上從未見過的新生物，或是製造人工的活人，這比現在生產嬰孩更為簡單，而且還沒有遺傳劣性的危險。

對於「科學能否造人」這一問題的回答現時雖然還不能肯定，但已逐漸向肯定方面正在進行著，大約終於可有一個肯定的回答的。的確，有思想的科學家現在已不否認這種可能性。在科學界是無所不能的——甚至於是「造人」！

My Friend

The Cautions Geese

The Caution and the fear of the geese in Arctic Siberia were amazing. In the flocks preparing for the great migration south there must have been many young birds that had never seen human beings, yet it was impossible ordinarily to approach them close enough for observation. One night, I concealed myself in a specially camouflaged hut in the vicinity of their pasturage. Just before dawn, several dark, heavy bodies came to the ground and when it grew light I saw that they were six large geese. Five were picking grass, but the sixth was standing motionless a short distance away, on guard. During two hours he did not even bend once to pick some grass. All the time his neck was carefully stretched out; occasionally he turned his head slowly in every direction. The discipline stupefied me. I deliberately made a move. The sentry immediately sounded an alarm, all the six flew off.

謹慎的鵝

陳勳譯註

在北極西伯利亞的鵝，其謹慎胆小的程度真令人詫異。在那預備大批向南移住的鵝羣中一定有許多從沒有見過人的小鵝，但平常無法走近前去看清牠們。一天夜裏，我藏在一個特地偽裝的茅屋裏，就在牠們吃草地方的附近。天將黎明時候，有幾個黑色笨重的東西來到這草地裏，等到天亮，我看出那是六隻大鵝。五隻在啄草吃，但那第六隻却一動不動地站在稍遠的地方守望着。有兩小時之久牠簡直沒有低下一次頭去啄草。牠一直很注意地伸長了頸項；偶而徐緩地轉過頭去向四下裏探視。牠這種嚴遵紀律的情形使我不禁呆若鶩失。我故意動了一下。這守衛就立刻發出一聲警告，六隻鵝全都飛了。

great migration 大批移住； camouflaged hut 茅屋外面以物掩飾，不易被察覺； on guard 守望，當值。

翻譯文法 陳勳講解

主詞之形式 (續)

8. It (假主詞)……Clause (真主詞)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is a very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It 即指 that 以下的 Clause，這等於前文所說以 that 開始的 clause 作主詞。That there is……is possible.

而且 it is possible that 在意義上也就等於 possibly 一字。

〔譯文〕大概在他們之間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罷。

像這樣形式的主詞，除 that clause 外還有以下各種：

It……how

Everything that can be done well is worth doing. It does not in the least matter how simple or how humble it may be.

〔譯註〕凡是能够做得好的事情都值得去做。無論那是多麼簡單或多麼卑下也毫無關係。

worth doing 值得做；not in the least = not at all 毫不；matter (動詞) 有關係。

It……what

It matters little what a healthy man eats, so long as he does not eat too much.

〔譯註〕一個健康的人，祇要他不吃得太多，至於吃什麼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matters little 幾乎沒有關係；so long as = if only 祇要

It……who

It does not interest me in the least who will be

〔更正〕第五十四期本報譯文第二十七行末字以下更正如下：除非注意在不幸上，想像是沒有多大效用的，……

prime minister in fifty years.

〔譯文〕五十年後誰能做總理，在我一點也不能引起興趣。

It……whether

We may make the best of life, or we may make the worst of it, and it depends very much upon ourselves whether we extract joy or misery from it.

〔譯註〕我們能盡量享受人生，或忍受人生，這大部份是在於我們自己由人生中求快樂或求苦惱而定。

make the best of 盡量把……弄好；make the worst of 盡量把……弄壞；depends upon 由於……而定；extract 提取。

9. 加強語氣的 It is……that

特別注重句中的某一部份，常取 It is……that 的形式；例如：

(a) 注重句中的名詞部份

It is the will that is wanting.

這句話中特別注重的是 will 一字，這與普通形式的 The will is wanting 意義雖然相同，而語氣則大為懸殊，所以在翻譯的時候也要把那注重之點表現出來。這句話為普通形式時，可譯「缺乏意志」，但特別注重 will 一字時，則應譯「缺少的是意志」。

(b) 注重句中的副詞部份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clear sky appears blue.

這句話中特別注重的是 for this reason，應譯「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所以澄清的天空顯出碧藍」。

友が我

文章分析

(二)

(一) 名詞性

(A) 帶定限格助詞「の」的——在名詞代名詞之下附以定限格助詞「の」時，若其下應該具有之體言，如被省略，則的所限定的名詞，代名詞立即被視為名詞性的單字。我們可以拿他當做主語，客語，補足語等。

主語

林さんのが無い

客語

私のを上げませう

補足語

私のに似てゐる

第一句本是「林さんの(本が無い)」。第二句本是「私の本を上げませう」，第三句是「私の(本)に似てゐる」。因之，要把體言補上，則上面的那一部分，就變成了形容詞修飾詞了。

(二) 用言的第四變化——用言第四變化的連體法變成名詞性時，大半都是在其下加助詞「の」，然後就變成了主語，客語，補足語等。

○若精密說來，第四變化之連體法，原為形容詞性修飾語，其下之「の」幾含有名詞的意思，但為方便起見，我們把他合起來，當做一個名詞性的字看。

主語

行く(の)も上からう。

主語

大きい(の)が勝方だ。

客語

大きなのを買ひませう。

補足語

死ぬのよりよい。

主語

歸つたのは誰ですか。

客語

笑はれるのを恥ぢる。

上邊的「行く」「行くの」「はやい」「はやいの」「大きなの」「死ぬの」「歸つたの」「笑はれるの」等全都是名詞性。這樣一來，變成名詞性的動詞，形容詞等在他原來的職能上，更加上了一種客語，補足語，修飾語等意義，而變成了說明主語，說明客語，說明補足語等。

主語

酒を飲むのはよくない。

客語

酒を飲むのを好まない。

客語

酒を飲むのと同じです。

客語

酒を飲むのを好まない。

補足語

酒を飲むのと同じです。

客語

代表者にたるのを望まない。

補足語

代表者にたるのを望まない。

主語

副修飾語 說明主語

あまり大食するのはよくない。

○若精密說來，「酒を飲む」「代表者にたる」「あまり大食する」等，原為形容詞性修飾語，而「飲む」「なる」「大食する」等詞，一面用為說明動詞；一面用為主語，客語，補足語等。

補說 虛名詞——名詞有實名詞虛名詞之分。

よく泣く人のことを泣蟲といひます。

夏休には國へ歸る積りです。

私の聞いた所を話ませう。

告訴小姊妹們

冷儀

怎樣盡我們的責任

當我走出皇宮式的學府，拭目凝望着我的前途，我感到渺茫，狹隘。衝破我們的魔障吧！尋覓光明的果實去；但是遍地荆棘，時時有被那虎狼似的人們攫去我們純潔的靈魂的可能！讓我們向何方去走？那裏有我們的光明果實？雖然我們的背上負着由學府搜集來的種子，但是我們流浪在崎嶇的山路裏，沒有一塊平坦的，肥沃的土地可以使我们卸下重負，去播種人類幸福的種子。在我們徘徊在山路的期間，我們的身心受到多麼大的痛苦，有誰安慰我們，體貼我們，同情我們？只有我們自己安慰，體貼，同情我們自己！我們首先要解除我們身心所受到的痛苦，我們才能享受到人類的幸福與快樂；解除的方法，只有我們大家聯合起來，開闢這崎嶇的山路！

我覺得我們既是活着，就得盡我們作人的責任！我們怎樣盡我們的責任？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走回家庭去盡責；一條是走向社會去盡責。

走回家庭去，那是每個女孩子所應走的路，那是人生的正軌，因為這條路大家都要走的，所以看成非常平易，實際上是够繁雜的，我們要想到我們是受過教育的女子，是超越平凡的，那麼我們就不能作一個平凡的主婦，而是要作一個賢能的主婦，給一般平凡的主婦作一個模範，所以在走上這條路時，也請我們連用思想。

我認為在結婚之前，應該抱定彼此犧牲的精神，這樣才能延長戀愛時期的愛情，不要認為結婚是戀愛的收場，那是一般人的錯誤觀念，凡是把戀愛時的收場，認為是弄不到結婚的，那裏裏的人，他與她的愛一定是不純潔，不堅定，在婚前就沒有彼此切實的瞭解，結婚時也沒有確定彼此互相犧牲的精神，那麼婚後免不了的小衝突，以致影響神祕的，偉大的愛情。應該在婚前認清了一切，而決定了結婚是第二步戀愛的開始，這樣才會有家庭的幸福。更要認清婚後的丈夫，絕不是婚前的男友，婚前，男友替女友捧着大衣，提着皮包，處處勤伺候，婚後，妻對待夫的手段，將永遠是男對女，對待女友的手段，不管男子是怎樣的頭腦文明，思想前進，學識高超，而他對妻的要求，都是需要給他以如慈母般的愛護。

作一個賢妻良母真是談何容易，在我們讀書的時候，認為是俗不可耐的過家易道，在作主婦時，就必須稱通不可，能够拿起炒勺作一盤佳肴，美饌，拿起剪刀就能裁件新式的衣服，這樣才是標準的新時代女性，否則，整天看電影，吃館子，家好像公寓的，那就不用過日子，必至鬧成家徒四壁，債台高築。應該在丈夫出時，在家裏仔細計算一下收入及支出，在可能的範圍，應該有常備的積蓄，以應急需。少女時代，只顧全自己的吃穿冷暖就夠了，但是婚後還要顧全丈夫，比顧全自己的還要週到。時時，處處要替對方着想，在經濟可能的範圍裏，總應該造成一個比較舒適，整潔的家庭，這樣男子無內顧之憂，才會安心作他的事業呢！假使能够令對方永保持着「天下無如書樂」的心情，而自己也能够作到「紅袖添香伴讀書」的地步，這恐怕是每個受過教育女子的理想的家庭生活吧！

孝敬翁姑，這似乎是一般摩登女子所認為一種親切的愛；為人子者，都是愛自己的父母的，你能够愛他的父母，像愛你自己的父母一樣，他內心應該是怎樣的感謝你！所以這也可以說是維持夫妻間的愛情之一道呢！

誰都知道母親永遠是慈愛的，所以作母親的教育子女，只能慈愛，而不能溺愛，把眼光放得遠些，不要把子女認為是自己的，要把他看作是國家社會未來的一員，將來國家的存亡，社會的興衰，是在這一輩小國民的背上，所以愛嚴刻的，慈愛的領導他們走上正途，這樣可以減少許多浮而不實的執拗子弟。

若是走進一個大家庭，那就更繁雜了，我常常說大家庭是毀人的爐，子弟們不向外去發展，偏偏爲了家庭的物質，彼此鬥心機，結果，小則病體纏身，大則訴訟分居，所以處在大家庭裏，必須有屈己從人，看輕物質的精神，否則定會演出悲劇的！

上面拉雜寫來，只是表面幾條我們見到的，至於細瑣家事，那不足三言兩語可以說完全的，也不是我們女孩子所能想像到的，只有請已經結婚的姊妹們指示給我們了。

(未完)

「告訴小姊妹們」逢一，十一，二十一刊載。



友運

—請前申重—

爲了出版「徵友信集」，在五月初一日我們曾向參加徵友運動的諸位朋友發出了一個普通請，希望大家能將所保存的信件寄給我們付印成書。記得未了還說：「必須得到大家幫助，才能成功，大家是一定肯幫助我們的。」同時，爲了慎重起見，特別向曾經我們忠誠服務過的朋友們發出了三百多封直接通知信。

事情是並不像預期那樣圓滿，到了預定的限期——六月十日，我們所收到的信件還不到一半，雖然以後陸續仍有寄到的，至今收到的也不過將近半數而已。這種情形確是使我們有些感到意外，我們認爲「徵友信集」是一種有意義的舉動，同時深信我們曾經爲大家熱心服務過，今後還將繼續熱心服務下去，這點簡單而有意義的請求，請必不會遭到拒絕的，然而事實並不如此。

爲什麼有半數的朋友不願與我們合作呢？對於出版「徵友信集」的意義是不十分明瞭嗎？或是曾經過敏，抱着懷疑和顧慮？但我們已爲供給給信的朋友們打算得無微不至了，已經說過：在發表原信時署名可以隨便更改，信的內容有關私人不便發表的地方，可指出或由我們負責刪去，那末，究竟「徵友信集」的出版會給你們甚麼不便呢？

最使我們感到難過的是我們覺得有幾位「徵友運動」曾經爲他們煩瑣服務過的朋友，他們非但不把自己的信件寄來，助成「徵友信集」的出版，而且去通知別人與他「一樣行動」。這種舉動，誠向笑話，好像有意破壞我們「徵友信集」的出版呢！我們對於這幾位朋友的感覺如何定可以想像的。

「重申前請」的意思也就是希望對於我們的請求不關心而朋友和拒絕我們的請求的朋友們，願即我們

出版「徵友信集」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同時放棄那些不必要的顧慮，馬上就把信件寄給我們。我們願意把信件收集到最滿意的數目，再從其中精選一番，出版一本完美無缺的，真實的，有永存價值的信集。

我們希望在這二次請求之後，不要再使我們失望，在失望之後我們認爲他是已與「吾友」失去了友誼運動——永不再替他服務，就是今後本報的一切權利也沒有再享受的機會了。

最後請向已將信件寄給我們的大多數朋友們致謝。(編者)

●代我呼喊一聲

我是一個因事變而失學的中學青年，男性，原籍青島，曾遠學於北京古城，現在建設機關做事，年雖只有二十二歲，但已深刻的領悟了社會，而同時又獨身在與社會奮鬥，掙扎，純潔赤誠的心靈，決不承受點任何外來的污染，性情沈默，實言；如此又焉能遇到知己，志同道合，却又酒不絕，絕談終後，外國語幾等於我的第二生命，尤其是日語，此外對於文學，音樂，工程等也特別的愛好，以通信代替我的夜不寐，最早也於十二時過始能安穩的睡下，因經歷告訴我，時間的寶貴，更甚於我的生命，就是公餘之些微時間，也絕不輕易使滑過，最遺憾的是沒有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做我的通信伴侶，在苦悶之中，「徵友運動」像是，把繩匙，打開了我的快樂之門。
Z. O. 125 秋雁(青島)

●希望當個作家

我是個十七歲的男孩在高中二年級讀書，未來的朋友！我並不是北京的學生，而是在離北京不遠的地方作一個住戶生，但是在北京。
我認爲我自己是很瀟灑，而且愛鬧的一個人；但有時也會拉下臉來生氣，我最喜歡溜冰，打籃球，集郵票，唱歌，吹口琴，打乒乓球，照像；但雖然這樣我也很喜愛代語作家的作品，因爲在教會學校中讀書，也引了我對於英文課的興趣。先生們常說我將來可以當個作家，我也很希望真能這樣，可有人願意做我的朋友嗎？
Z. O. 125 蕭莊(通州)

●不知暗中流過多少次淚

我是世界上最可憐最孤苦的一個人，在十幾年前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伯父，伯母，姑母……可是到現在已只剩下了我自己。我的心不知被了多少次，淚也不知流了多少回，在我難痛苦中掙扎過多少十幾個年頭，不懼怕，不長嘆，以對得起死去了的先祖。我的社會爲決心，來努力，來前進。
但是在這孤苦的人已受到了威脅，我想假若我要是有一個親愛的哥哥或弟弟，可憐的弟弟，活潑的妹妹是何等快樂樂的，所以每每看到人家兄弟姊妹的擁擠，不知暗中流過多少次淚。
因了環境的關係在十九歲才入丁高中十年，好文學，惡奮奮，看去好像是一個沈默的孩子，可是他内心的火却在燃燒着，最後我寧有犧牲我，愛我，有同感的人來做我的朋友。
Z. O. 125 宇瑛(北京)

●因爲負氣脫離了家庭

我是一個二十三歲的男孩，天倫之樂享受到了十九年的時候，我負氣離開了家，開始了我們的流浪生活，在那時那刻過過一切權威的金錢，眼得我喘不過氣來，因而我不得不過那高頭廟店的生活，可是我有着那滿腔的熱血，驅使我咬牙挺胸走完了中學時代的路。
在高中三年那時候，我雖然兼任過一年小學體育教員，可是這熱誠有餘，虛假之術，而身無一技之長的人，到處是碰釘子，所以不得不再作進一步的追尋，人家都向我說苦去甜來的話，在希望期望着我，我這副傷了的心，在今日的表面看，是像醫補好了似的，可是誰知內心的寂寞實在是很深的多了，裂縫裏裝滿了恨……氣……每天信以安慰的東西，只是那雜誌報紙。
好在這歡呼聲的世界中，還有得到忠誠朋友的一線曙光，這或者能將我的痛苦重溫，踏平了這慘慘的人生大道，追尋着我理想中的光明。
Z. O. 125 家樹(北京)

凡對於本報「徵友運動」的意義有正確了解，而能遵守「徵友運動」規則（詳見本報第一期）的讀者，均可來信參加。其希望與刊登之各徵友者通信的讀者，亦可將信件寄交本報「徵友運動組」，附帶貼足郵費之信封一個，經審查認爲適合後，當即代爲轉郵，一切須遵守徵友規則辦理，否則不加過問。



中篇連載小說

小翠

〔一〕

小翠就住在橋邊那座高洋樓裏。過橋沿着那條小溪走，經大門口再向前走，站在溪邊排列着的垂柳間便可望見，一團團圍圍着一座高洋樓，若信步走近院門的後邊欄縫裏去望，便可以瞧見一排三間像寄生物似的矮屋貼在洋樓的牆腳上，一間是廁所，一間是堆煤的，另一間便是李媽和小翠的臥室。洋樓上下十幾間裏，住的人是誰呢？不是老爺，老爺是長年住在姨太太那裏的。一個是老爺的太太，一個是太太的兒子。常聽引引尖了喉嚨叫「李媽」的那是太太。唱唱時調哼哼大戲的那是大少爺。

有一天傍晚，街燈也就剛來火，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背上披着一頭長髮，合身的長衫現着窈窕的身材。臉子迎着天空的雲霞，像是偷偷摸摸的從那座洋樓裏走出來，推開了院牆的鐵門拖着她的倩影，沿着小溪走，走到溪橋上的一架木板橋上便站着，凝凝的在閒望。從她的服裝和像貌上看來，好似她是那洋樓裏的小主人——老爺的女公子，其實她就是很可憐的寄生在那矮屋裏的小翠。

她沿着溪邊的小路向前走，望着排列着的柳樹下一個人影，她確定了那人影是誰了，她便笑嘻嘻地把雙手相握拱在胸前，腹部微微的向前凸着，似乎是要他快點兒走過來，也彷彿是怕他快點兒走過來。

「大萍！」她向前喊了他一聲，又向後退了

一步。一個眉眼分明的少年，穿着灰白長衫，長衫上還掛着某公司的一個徽章，態度十分英俊，看來也不過二十來歲，他踏上了橋，走到橋面，月光映着他倆的黑影，在橋板上，板間的裂縫漏下一條黑影落在溪水上，隨着水波蕩成了曲線。

「大萍！你要的線，我給你偷來了！」說到偷字，她故意抬頭向他望望，好像是自己知道說錯了字眼的良翰，隨着從她的衣袋裏掏出了一捲絲線交給了那少年。那少年接過去便沒有歡情似的向她凝凝的說，彷彿是抱怨，彷彿是委曲。

「妳昨天爲什麼不送來？我站在這橋上等妳半天，等到天黑也見不着妳影子，我看見院牆的鐵門是關着，樓上下的燈光亮着，你小屋裏沒有光，我想推開後鐵欄進去找你，又怕太太說閒話，我在牆外來回的走了好多次，心想喊妳也沒有喊，再看妳的小屋窗子還是沒有光，我想妳也許跟媽出去啦，後來又聽到太太在樓上喊「李媽」，我相信妳一定是在家了，我就推開了鐵門，走了幾步，又退出來了，想喊妳還不敢喊妳……」

「昨天我沒有拿到線，我伏在太太房裏的樓窗口上，望望橋上也沒有站着人，所以我沒有來，我沒有出去，我是在太太房裏陪太太來着，你爲什麼不喊我呢？」

「妳望望橋上沒有人的時候，我正在橋外想喊妳。」

「你爲什麼不喊我呢？」

「喊！？」

「喊怕什麼？太太又不會憑空罵你，再說

那時候她正在抽煙……

「喊！我不說了！」

「怎麼？」

「我叫我別理大少爺，他的事，下回妳讓妳媽媽給他做好了，妳總不聽我的話。」

「怎麼？」

「前天下午，妳站着樓欄上，他也站在樓欄上，他拉着你的手，妳還跟他笑呢？那時候我正騎車回來給老爺取東西！」

「誰說！誰向他笑來着？」

「你爲什麼老跟他在一塊呢？妳不會不理他！」

「他的事總叫我給他做，媽媽先是爲太太的事，就整天忙個不得了，我又有什麼法子。」

「他們又不給妳工錢，你爲什麼一定要給他家做事，現在給誰家幫工不成，就是給他做點雜事，又爲什麼和他玩笑？」

「誰和他玩笑！……」她露了股眼又軟下去，解釋的向他說：

「我給他們做事，雖然不是名份，但總是算吃他們家飯，再說我媽媽一個人也忙不下來……他要和我玩笑我總是不理他……」

「不理他？他教你認字，他教你唱歌，妳不是和他到××看電影來着麼？」

「認字是有的，唱歌沒有，看電影是太太帶着媽媽和我同去的，我們坐在樓上！」

「他不是我坐在樓上？何日君再來？你怎麼也會唱了呢？」

「我聽他唱，我自己學的！」

「坐在樓上呢？認字呢？」

她想了一想後，便用極懇切的音調向他

說：

「大萍！你爲什麼要問我這許多啦？他是少爺，我是他家下人的女兒，他又怎麼我？他就是和我開玩笑，太太看見他總是責備他許少爺身份離規矩——要教訓他的。」

（未完）



設計美

(九)

友吾

告訴矮胖的人化妝的方法

九、用衣服領和腰間的花飾來吸引人們的視線。這是我們告訴你最有効的化妝原則。所謂花飾，並不單指綉紋和褶綉，而是指在你的頸項間加一個顯明的標記，例如在冬季大衣的衣領上，鑲一些毛皮，或是兩袖口上，加一些花飾，甚至將你的衣袖，放長一些也很好看。

十、不要帶平形或是捲沿的帽子，平形的帽子，顯着你的頸項短，捲沿的帽子，看出你是矮胖的身段，所以選擇帽子時要十分加以注意，不然，對你身高是有相當影響的。

十一、不要穿尖頭鞋子，因為這樣會讓人擔心你兩隻腳細細，會撐不住你的體重。當你要選購新的鞋子時，應該站在衣鏡前面，仔細打量你的身段，不要穿尖頭的鞋子，不要穿後跟太細的鞋子。這裏所說的，並不涉及限制鞋跟的高度的。

十二、手袋或錢囊要大形的，愈是大的手袋或錢囊，愈能現出你的身段纖細。此外，指環也要大形的，頸鍊也要粗笨的。這個同身段短小拿着大形手袋的效果，適是相反的。

十三、不要穿長毛皮的衣服，特別是指冬季圍巾，例如銀狐之類的毛物，不要毛針太長，因為矮胖人的頸項，多半是粗而短，假若再加上一個厚的毛圍巾，更顯出你的身段矮胖。

告訴你怎樣根據藝術的原理和科學的方法來打扮你自己！

Margareta Bevers 原著
趙 今 吾 譯

設計裝化的人的大骨膀



◇ 胸部瘦小 ◇ 腰身太緊

(誤錯)



◇ 胸部放大 ◇ 腰圍提高

◇ 帽子小 ◇ 低圍腰

◇ 帽子大 ◇ 墊肩闊肩 ◇ 腰身衣服傾斜

(確正)



◇ 肩臂瘦小 ◇ 腰束過緊

(誤錯)



◇ 墊肩闊肩 ◇ 衣襟偏開 ◇ 大個手袋

◇ 衣袖肥 ◇ 衣服瘦小

◇ 胸飾大 ◇ 低線肥長

(確正)

膀骨大的人的化妝設計

我知道有不少女人相聚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把怎樣化妝和美容的問題，來作為她們談話的中心。這種談話的動機，與其說是願意自己比別的女伴打扮得更好看一些，勿寧認為是要取得男人的歡心和賞悅。許多女人都談論着自己的一股骨太大，引為遺憾，然而她們却都忽略了一般男人對於女人的看法；這個看法即是男人喜歡那種「看起來像個女人」的女人。關於這一點，在本書開始時，已經說明男人對女人的看法和女人對女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未完)

說小鐘分兩

勇退

志·心·

起床就覺通；清晨的陽光驅盡了黎明的薄霧，自然地射進室內；宿舍的走廊上已經鬧鬧了，他依舊躺在夜亂的床上，睜開兩隻惺忪睡眼，聽着蜘蛛絲纏繞了的屋頂出神。平日這時他早就盥洗完畢，修飾安當；今天却依然高臥不起。兩隻深溝的眼睛，完全脫了睡意，讓心沈在無邊的深思中。

他想看她的來信，那封不長不短滿有勁的信，是邀他去買提包的，心底暫時顫慄起來。昨晚他並未如約前去。不去的原因，手中缺少資本可算是主因；而且近來的確有點厭煩她。自然，他不能否認她的漂亮，瀟灑，然而她俗氣，那麼一股流行的俗氣；說話時，揚眉抿嘴，用一條極小的紅手帕，蒙着猩紅的小嘴格格地笑着；尤其是那樣愛花錢。不斷地濫消費刺傷了他深心的隱痛。如果他有錢，滿可供她花個稱心愜意；然而他並不富足。案頭已經荒蕪了，該留幾個錢，購置幾本書籍。以前供給她，就靠一學期一度的獎學金，除了一年學費的餘額，但這是有限的幾元。費了整學期的努力，被她的一雙高跟鞋花淨，他有點不甘心，又不好意思說出不需漂亮服裝的理由，只好看着心血換來的錢，落到別人的錢櫃中。

近來他和她有點疏遠了，這隔膜是缺乏錢的結晶。前一個月她就請他給買一個流行的提包。當時他雖未拒絕她，却已含糊地推開。此後她不斷地要求着。他本想給他買了完事，不過囊中的確空蕩，而且她的雅瓊的慾望是太得駭人的，在躊躇不決中延遲到昨天，昨天就來了那封哀的美頓化的信。

「……如果再延遲的話，我們就不能保持神聖的友誼，……」這句有點威脅的話，不時攪動他神經，該怎麼辦呢？去還是不去？他寧靜地思索了一番，想到暫時的快樂；又向自己前途凝眸，最後決定不去。

一個上午是在不安，惶恐，懊惱中挨過去。下午三時，工友送來一封薄薄的信：

「昨晚睡不至，甚懊喪，想君定有他戀，心甚悵惘，事已至此，情勢所迫，再會有期。」他突然縱聲大笑，把信撕成碎片，拿起一本英文讀本，高聲朗讀起來。

本報增加篇幅後 各欄歡迎投稿

投稿簡則

- 一、本報各欄公開歡迎外稿；譯稿請附原文，文字以簡短雋永為上，除特約外，長篇暫不接受。
- 二、來稿須字跡清楚，並加標點；稿末註明姓名及住址，否則視為即稿。
- 三、本報有刪稿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四、稿件如未選用而欲退還者，請預先附足郵票。
- 五、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酬，自一元至六元。
- 六、圖畫照片，計酬每幅自五角至二元。
- 七、來稿請逕寄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吾友報社編輯部。

本報廣告，效力普遍！
定價低廉，歡迎惠登！

廣告簡約

- 一、凡本報所刊登之廣告，均有「由本報介紹」之性質。
- 二、廣告文字之編擬，圖畫之設計及製版，均可與本社商議代辦。
- 三、凡非科學之醫藥，及跡近迷信之星相巫卜廣告，概不刊登。
- 四、凡有關文化事業，教育用品，書籍雜誌之廣告，刊費一律優待。
- 五、廣告價目，函索即寄。



胃腸良藥

食母生

大眾補品

戚筵當前賓主交歡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其如胃腸薄弱何。坐觀他人興高彩烈。食指亦動。多食又不耐消化。不食未免掃主人之興。則亦惟有服食母生而已。

藥分片劑粉劑

食母生為營養素
雖他命等製成。經用紫外
線照射。常服之。消化容
易。胃腸調整。大便暢通
。血脈清潔。新陳代謝旺
盛。價格公道。補而不費
。請子不悞。蓋嘗試之。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華北辦事處：

▲天津法界中街八二號

▲北京前內西皮市九號

▲青島東鎮歸化路十二號

▲濟南小緯二路三二號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訂閱：每月九册
半年五十四册

一元三角
七元三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